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學林卷六

宋 王觀國 撰

霍山

爾雅曰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常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郭璞注曰霍山即天柱山潛水所出前漢郊祀志曰舜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五月巡狩至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者華

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者常山也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觀國案南嶽者衡山也而爾雅以霍山為南嶽者前漢郊祀志曰武帝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顏師古注曰灊廬江縣也蓋廬山有霍山即天柱山之別名灊水出焉所謂灊霍者也漢武南巡憚衡山之遠而東至霍山即祀以為南嶽爾雅當舉衡山以為南嶽而反舉霍山者非古也是以知爾雅非周公之作也

丹陽

前漢地理志丹陽郡有丹陽縣注曰楚之先熊繹所封
十八世文王徙郢觀國案史記周成王封文武先師鬻
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後漢郡國志南
郡枝江侯國有丹陽聚此楚之所封也史記曰秦齊破
楚屈匄遂取丹陽乃此地也後楚文王徙郢即今之江
陵也若丹陽郡者本秦之鄣郡漢武帝元封二年更鄣
郡為丹陽郡屬揚州而丹陽縣乃其支縣今潤州之境

是已非楚之丹陽也注以為楚熊繹所封者誤矣

沈猶

前漢王子侯表曰楚元王子歲封沈猶夷侯顏師古注
曰沈音審今沈亭是也前漢楚元王傳曰景帝封元王
子歲為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屬千乘觀國案廣韻
平聲沈字直深切沒也漢複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
羊引何氏姓苑曰今泰山人也又去聲沈字音審本周
文王第十子聃食采於沈即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子孫

以國為氏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縣注曰故沈子國也以此考之則沈猶之沈音直深切沈亭之沈音審沈猶屬千乘其地在齊東沈亭屬汝南其地在汝漢東西不相侔也顏師古晉灼皆以沈猶音審則誤矣又以沈猶為沈亭亦誤矣家語言沈猶氏孟子言沈猶行其沈字皆平聲浮沈之沈與音審者多相亂蓋不可不考也

揚

書曰淮海惟揚州廣韻訓說與唐人李濟翁資暇錄皆

曰江南之性輕揚故謂之揚州觀國竊謂古人建立州縣或由山名或因水名或因事蹟而為之名非此三者而以意創立則必取美名若以風俗輕揚而取州名是鄙之也九州揚居一焉豈有九州之大而揚獨得鄙名耶說文玉篇曰揚舉也當取明揚軒舉之義後漢揚雄傳其先封於晉之揚而得姓其地在河東揚縣若以江淮風俗輕揚而名揚州則河東之揚亦以輕揚而得名耶沈存中筆談曰予嘗使北至幽薊見路旁生薊茭甚

大恐薊地因此得名亦如荊州宜荊揚州宜楊存中誤以揚州為從木之楊世俗亦多誤書揚雄為從木之楊蓋閩浙書籍字多誤鹵莽者因不省爾

翼軫

王勃滕王閣序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觀國案史記天官書前漢天文志及諸天文書皆曰牽牛婺女揚州也翼軫荊州也前漢地理志曰楚地翼軫之分野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也吳地斗分野會稽

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也然則豫章實吳
粵之分野於星則屬牛女於次則屬星紀滕王閣在豫
章而勃序以為星分翼軫者誤矣蓋翼軫乃荊州之地
於次則屬鶉尾古今州縣雖有分割而豫章未嘗屬荊
州至於天星固有定次亦不為州縣分割而移改勃序
頗為唐人所膾炙而首誤二字何耶歐陽文忠公嘗謂
王勃滕王閣序類俳蓋唐人文格如此好古文者不取也

京索

前漢高帝紀曰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
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應劭注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
索亭晉灼注曰索音冊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觀國案後漢
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韓信傳曰復
擊破楚京索間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觀國案後漢
郡國志河南有京縣有索亭北征記有索水其字或作
凖然則索音山客反是也文選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
頌曰京索既振引師北討五臣注曰索桑各切案桑各

切者乃以索為宵爾索綯之索誤矣韓退之偃城夜會
聯句詩曰雪下收新息陽生過京索於号字韻同押則
知亦以索為宵爾索綯之索亦誤矣

費

春秋莊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滑伯滕子同盟於幽
杜預注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陸德明音義曰費扶
味反又音秘閏公二年左氏傳曰莒人歸之及密杜預
注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陸德明音義曰費音秘又

扶味反觀國案費音祕又音翡二者皆地名也音祕者在東海郡費邑也音翡者在河南郡費亭也前漢地理志東海郡有費縣注曰費音祕魯季氏邑也後漢郡國志河南郡有緱氏縣注引左傳殄滅我費滑杜預曰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也然則春秋閔公二年莒人歸之及密杜預云費縣者音祕是也莊公十六年會滑伯盟於幽杜預云都費者音翡是也陸德明初不稽考而每存兩音不能自決何以示後學也又僖公元年左氏傳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襄公七年左氏傳季氏城費
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我以費為公田昭公十三年春叔
弓帥師圍費昭公三十一年左氏傳季孫請囚於費昭
公三十二年左氏傳受費以為上卿定公十二年左氏
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凡此言費皆
謂魯之費邑音祕者也襄十八年左氏傳為子馮公子
格率銳師侵費滑昭十五年左氏傳楚費無極害朝吳
之在蔡昭二十年左氏傳費遂將攻華氏前漢高惠功

臣年表陳賀封費侯顏師古注曰費扶味反後漢宦者
傳曹騰以定策功封為費亭侯凡此言費皆謂河南費
亭音翡者也秘翡二音其地東西異域不可易也作音
義者貴在分別豈可一字而存兩音耶

貫渙

春秋僖公二年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杜預
注曰梁國蒙縣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陸德明音義曰
貫市夜反又音世觀國案前漢高惠功臣表有貫侯胡害

顏師古注曰貫音式制反然則蒙縣貫城當音世矣春秋書郭公夏五夫人氏之喪皆闕文也則貫貫相似傳寫或誤焉前漢高祖紀曰嘗從王媼武負貫酒顏師古曰貫賒也當音市夜反又地理志汝南郡有慎陽縣顏師古注曰慎字本作滇音真後誤為慎今猶有真丘真陽縣字並單作真知其音不改也闕駟曰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為心觀國案刻印而誤則縣當陳請改正既不能改正遂著圖經脩史者案圖經而纂集之

之故誤莫之革也

郢

史記周成王封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楚文王自
丹陽徙郢楚頃襄王自郢徙陳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
命曰郢觀國案前漢地理志曰江陵故楚郢都楚既屢
徙至壽春則去郢遠矣地既非郢而猶命曰郢者蓋楚
嘗居郢而霸則先世之威名已著於郢矣後雖東徙猶
以先世威名自稱覬楚之復大也故雖東徙而猶命曰

郢亦猶南朝蕭氏出於蘭陵而其後又叛南蘭陵各貴其所自出故也今之郢州乃楚之別邑號郢亭非楚都之郢

春陵

古春陵鄉屬零陵郡今道州之地是也而南陽亦有春陵案後漢書光武紀曰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買章懷太子注曰春陵鄉名本屬零陵泠道縣在今永州唐興縣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號春陵故城今在隨

州棗陽縣東又案後漢宗室四王傳曰城陽恭王祉光武族兄舂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封於零陵冷道之舂陵鄉為舂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舂陵地勢下濕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為國名觀國嘗怪考侯仁以舂陵濕毒而求內徙元帝許之徙於白水所徙之地既非始封舂陵之地而仍號舂陵者蓋仁之求徙非因功也有功而徙乃可改封

今仁徙以地氣濕毒而求徙則當時無改封之例故雖許之徙而猶號春陵蓋本封春陵之爵不可改故也世祖改春陵為章陵建武十八年使中郎將耿遵築章陵城自世祖有白水真人之應而南陽春陵之名遂大著以此知地之興衰亦有時也前漢地理志零陵有冷水縣應劭注曰冷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顏師古注曰宛陵在豫章案豫章與零陵相去南北遠甚水源亦不相通蓋宛陵自有冷水非冷水道縣之冷水應劭誤矣

曲逆

史記陳平世家曰高帝與功臣剖符定封平為戶牖侯
高帝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奇計圍以得開
高帝既出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
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
曲逆侯盡食之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曲逆宏達
好謀能深五臣注文選曰曲音區句切逆音遇觀國案
前漢地理志中山國有曲逆縣注曰蒲陽山蒲水所出

東入濡濡水于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
改曰蒲陰在蒲水之陰以此考之則曲逆當依本字音
是也後漢郡國志曰安險縣章帝更名安憲苦陘縣章
帝更名漢安曲逆縣章帝更名蒲陰蓋章帝惡險字苦
字逆字而改之則知當時曲逆無他音也五臣何據而
有去遇之音耶前漢高祖紀曰三月攻開封未拔西與
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文穎注曰曲遇地名
也蘇林注曰曲音齠遇音顓顏師古注曰齠丘羽反或

謂注文選者援此而音曲逆然曲逆在中山曲遇在河南不可援以爲證

衡

王荊公曰衡山謂之衡者以其與中國適平孫宗鑑東
臯雜錄曰予嘗至衡山觀水源北流數百里湍急而下
則衡山地勢甚高觀國案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是西
北地勢高而東南地勢下故水皆歸東此天下之勢也
瀟湘之源甚細微至永衡而稍大北流過長沙而入於

湖此三州之地勢也三州之水雖北流聚於湖至岳陽則與大江合而又東去矣孫氏不以天下南北地形而論水勢乃以三州之水北流而遽謂衡山之地高則誤矣所謂與中國適平者衡山之巔與中國之地適平也其實南方耕桑之地則甚下此理灼然

鄧鄮

史記蕭相國世家曰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鄧侯文穎注曰鄧音贊臣瓚注曰今南陽鄧縣也孫檢注曰有

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縣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茂陵
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呼嵯嵯舊字作鄺今皆作
鄮所由亂也前漢地理志南陽郡有鄮縣顏師古注曰
此縣本為鄺即蕭何所封又沛郡有鄮縣顏師古注曰
此縣本為鄺中古以來借鄮字為之耳觀國案沛郡鄺縣
中古以來雖借鄮字其實鄮亦音嵯玉篇廣韻皆曰鄺沛郡鄺縣
亦作鄮所謂亦作鄮者亦讀作鄺也是則屬沛郡者音
嵯屬南陽者音讚蕭何所封乃南陽之鄮也二縣各有

區別苟不考究則相亂矣後漢郡國志曰沛國有酇縣
劉昭注曰曹騰封費亭是也觀國案費亭乃春秋所謂
費滑蓋滑國都於費在河南緱氏縣亦嘗屬南陽之酇
縣非沛國之酇也以酇字相亂故劉昭誤注耳

胸臆

漢有胸臆縣屬巴郡廣韻曰胸音蠢臆音閏漢胸臆縣
名在巴東郡下濕多胸臆蟲許慎說文曰胸音閏臆音
蠢說文與廣韻音正相反觀國案唐人李濟翁資暇集

胸字又用作胸字從旬則胸宜音閏說文為是也前漢地理志巴郡有胸忍縣顏師古注曰胸音劬後漢郡國志巴郡有胸忍縣晉書地理志巴東郡有胸忍縣晉書音義曰胸忍音蠢閏然則兩漢謂之胸忍胸又音劬而晉書又謂之胸忍疑有不同者蓋許慎說文已釋二字則漢當已有胸忍之名班固用字多假借或省偏旁故以忍為忍顏師古不稽考遽音胸為劬師古誤也巴東諸縣初無易名者唯後漢有分置者而古名固不廢也

案前漢地理志齊郡有臨朐縣東郡亦有臨朐縣東海郡有朐縣此三縣顏師古皆音朐作劬蓋此三縣音朐作劬是也獨巴郡朐朐非劬音顏師古其必援三縣之音而誤音巴郡之朐耳

河源

史記大宛列傳太史公贊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

所謂崑崙者乎鄧展注曰尚書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觀國案史記張騫傳曰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罏于闐其南則河源出焉然則烏孫扞罏于闐皆騫所傳聞未嘗身至其國也但聞河源出於于闐之南而已是雖有窮河源之文而其實騫未嘗至河源尚何

崑崙之責耶尚書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或鑿山
或穿地以通流然則禹導河水其功力始于積石耳而
鄧展注史記乃謂河源出於積石則誤矣前漢西域傳
曰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
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南出於積石為中國
河案張騫傳亦未嘗言兩源蓋班固得於他書類集而
作史者也

維

前漢地理志河南郡雒陽縣顏師古注曰魚豢云漢火
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為
雒字也觀國案史記河渠書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
又史記封禪書曰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又史
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平王元年東徙雒邑由此觀之
則司馬遷作史記時已用雒字非光武以後改也漢雖
火行然漢字亦從水未嘗改避豈於雒字獨改之哉本
用洛字而司馬遷班固多假借用字故亦通用雒字耳

魚豢之說非也

鄭

前漢地理志京兆尹有鄭縣班固曰周宣王弟鄭桓公
邑應劭曰周宣王母弟友所封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
新鄭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
也初桓公為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
賄於虢檜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檜四年而滅虢居
於鄭父之丘是以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也顏師古

曰春秋外傳云幽王既敗鄭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
王東遷故左氏傳云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又鄭莊公
云吾先君新邑於此蓋道新鄭也穆王以下無都西鄭
之事瓚說非也又地理志河南郡有新鄭縣班固曰詩
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應劭曰國語云鄭桓公為
周司徒王室將亂寄帑與賄於虢檜之間幽王敗桓公
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洛邑遂伐虢檜而并其地
而邑於此後漢郡國志京兆尹有鄭縣劉昭注曰鄭桓

公封於此又郡國志河南郡有新鄭縣詩鄭世家曰桓公友初封於鄭為周司徒幽王以褒后故諸侯叛之公問周太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對曰洛東號檜之民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民皆愛公公居之號檜之民皆公之民也卒徙洛東而號檜果獻十邑觀國案詩鄭國風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蓋詩之鄭乃河南之新鄭武公之始邑也京兆之鄭乃桓公之封至於平王東遷洛邑武公始邑於新鄭

故鄭莊公曰吾先君新邑於此先君謂武公也由此觀之則京兆之鄭實桓公所封而河南新鄭即武公所徙之邑明矣亦猶豐之有新豐也高祖沛郡豐人及高祖定天下都關中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謂之新豐亦如鄭之有新鄭也又漢中郡有南鄭縣者京兆之鄭在西河南之鄭在東則漢中之鄭在南故以南別之也

武陵

晉書良吏傳潘京武陵漢壽人太守趙廐甚器之嘗問
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沙陽界與
夷相接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共議易號傳曰
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觀國案前漢地理
志武陵郡注曰高帝置又有義陵縣又志曰楚地翼軫
之分野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
盡楚分也以此觀之則武陵郡乃漢高帝所置非後漢
立號晉書潘京之談誤矣案後漢郡國志武陵郡劉昭

注云先賢傳曰晉武陵太守趙廞問主簿潘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郾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為所攻破光武時移東出遂得見全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然則晉書採先賢傳之語而作潘京傳者也夫採雜記之書而作史不免於誤也

匡山

杜子美懷李白詩曰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

曰匡山未詳觀國案後漢郡國志廬江郡尋陽縣劉昭
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
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為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
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
六年桓玄移書於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
李太白嘗遊廬山舊矣子美既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諧
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為廬山之遊也

龜茲

前漢地理志上郡龜茲縣應劭注曰龜茲音丘慈觀國
案字書龜居遼切又居求切蓋居求切者音鳩亦收在
鳩字韻中然則龜茲當音鳩慈而應劭音龜作丘者於
字書居求切誤調入丘音也其餘史書並音龜茲作丘
慈者實應劭倡其誤耳龜茲者西域之國名其國不在
上郡而上郡取以為縣名者顏師古以為龜茲國人來
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為名理或然也文士亦或用龜
字作鳩音用之張平子西京賦曰撫紫貝搏者龜搯水

豹鬲潛牛蓋用龜字作鳩音與牛字協聲韻也匈奴有
休屠王而漢武威郡有休屠縣者蓋武威郡有休屠王
故地漢武帝太初四年置武威郡故其縣以休屠為名
此固當然與龜茲縣異矣番夷名號與其地名多有他
音不讀如本字故可汗音榼寒闕氏音煙支谷蠡音祿
梨狝氏音權精浩疊音閤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鉛牙
先零音銑憐凡此皆變為他音字書亦有不載者

交趾

前漢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交趾等郡前
漢地理志交趾郡注曰武帝元鼎六年開後漢光武紀
建武五年交趾牧鄧遜奉貢章懷太子注引輿地志曰
其夷足大指開折兩足並立指則相交應劭注曰始開
北方遂交於南為子孫基趾故曰交趾又後漢郡國志
交趾郡觀國今考漢武紀言交趾用趾字又地理志言
交止用止字後漢光武紀言交趾用趾字又郡國志言
交趾用趾字其用字既不同而注釋者或謂足指相交

或謂子孫基趾亦不同觀國案禮記王制云南方曰蠻
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鄭氏注曰交趾足相鄉蓋雕
題者黥其額也交趾者足相鄉也其俗所生所習如此
然則常用趾字而史或用趾止二字者假借用之也應
劭以為子孫基趾蓋牽於從阜之趾遂誤訓耳

著

春秋襄公十年左氏傳曰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
享而還及著雍疾杜預注曰著雍晉地陸德明音義曰

著都慮反觀國案廣韻平聲曰著直魚切引爾雅曰太
歲在戊曰著雍然則左傳著雍之著當為平聲直魚切
陸德明音誤矣前漢地理志濟南郡有著縣顏師古注
曰著音竹庶反又直庶反韋昭以著為著龜之著音紀
咨反觀國案前漢地理志後序曰俟我於著乎而顏師
古注曰齊國風著詩之詞也著地名即濟南郡著縣音
直庶反陸德明毛詩音義曰著直屢反蓋直庶反直屢
反同一音此音是也地名不可以呼兩音而顏師古於

前漢志濟南郡著縣列兩音者非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宣子使城著杜預曰著晉邑陸德明音義曰著直據反又昭公四年九月取鄆左氏傳曰著丘公立而不撫鄆又昭公十四年左氏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陸德明音義皆曰著直居反蓋地名有字同而音各不同者此類是也非謂一縣而立兩音也觀國案許慎說文著字亦作著廣韻曰著直魚切引爾雅太歲在戊曰著雍又音張慮切明也又音丁吕切任也又音遲倨

切匙筋也又音直畧切附也又音張畧切服衣於身也
諸音雖不同然本用箸字蓋篆文唯有從竹之箸亦或
作著耳俗書有着字非是史記貨殖傳曰子貢仕於衛
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註曰子貢傳云廢居著猶
居也著讀如貯又貨殖傳曰越王句踐用計然積著之
理然則所謂廢著所謂積著皆讀音貯字書丁呂切者
是也史記孔子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裴
駰注曰廢舉謂停貯也物賤則買停貯貴即轉易貨賣

史記平準書曰富商大賈廢居邑注曰廢居者貯蓄之名也然則所謂廢居所謂廢舉其義與廢著同司馬氏異其辭耳

蔑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左氏傳曰公攝位而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杜預曰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左氏音義曰蔑亡結反公羊傳曰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於昧昧者何地期也公羊音義曰

昧亡結反穀梁傳曰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昧昧地名也范甯曰昧魯地穀梁音義曰昧音蔑觀國案左氏用蔑字公羊用昧字穀梁用昧字然字書蔑莫結切而昧昧二字音昧又音秣不與蔑同音也假借用字唯地名不可以立二音故毫或用薄柴或用費濟或用涕凡此皆一音無傷也昧昧二字與蔑分兩音亦非通用以此定地名豈不致疑耶陸德明以昧昧二字皆音蔑固不得不得以音以為蔑也若覈其聲韻則為無所據矣後漢郡

國志魯國卞縣注曰縣南有姑城引春秋隱公元年盟於蔑然則當用蔑字不必改作也史家多慕此類假借字如周亞夫封條侯而或變條為修王莽傳曰信鄉侯佟上言顏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封新鄉侯古者新信同音凡此皆字書所不載者也君牙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夏禹輕刑之法作呂刑故許慎說文曰呂力舉切又作膂廣韻引字林曰呂脊骨也亦作膂此非假借也蓋自有通用如

此類者無所疑也

閩

前漢戾太子傳曰戾太子死於湖宣帝詔以湖閩鄉邪里聚為戾園後漢郡國志弘農郡湖縣有閩鄉章懷太子注曰戾太子南出葬在閩鄉觀國案玉篇廣韻皆曰閩音文弘農湖縣有閩鄉汝南西平有閩亭俗作閩以此知本用閩字俗以閩字代之也閩字門中從旻案字書旻火域切舉目使人也故旻字篆文為目下支則旻

固有篆文矣若闕字則無篆文不可遵用班固作史好用古文字而於戾太子傳用俗書闕字何耶

台

春秋襄公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杜預注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陸德明音義曰台勅才反又音臺又音翼之反觀國案地名當從一音而陸德明於台字列三音將何所從也今案前漢地理志琅邪郡橫縣班固注曰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顏師古注曰台音

怡然則春秋書圍台當音怡在陸德明音翼之反者是也後漢郡國志泰山郡有台亭屬費縣乃其地也若勅才反者所謂台枯所謂天台山是也若音臺者古人或以駑駘為駑台是也台字三音各有區別苟列三音於一字之下是自疑也何以取信於後學台音怡者其義則我也怡也尚書凡言台曰其如台之類皆訓我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又曰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如此類皆訓悅也徐廣曰不台者無台輔之

德乃讀台為胎誤矣

九州

舜有十二州冀充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禹貢九州冀充青徐揚荆豫梁雍也周禮職方氏九州揚荆豫青充雍幽冀并也爾雅九州冀豫雍荆揚充徐幽營也前漢地理志曰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觀國案堯遭洪水鯀治九載績用弗成禹績其事治水成功禹貢所言乃治

水成功之實故禹貢惟列九州方禹治水成功之時堯尚在位則當堯之時天下惟九州耳及堯禪舜舜即位始分九州為十有二州則是禹別九州於前而舜肇十有二州於後也以書考之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蓋堯在位之日禹功已成故錫元圭以告成功及堯禪舜舜即位

咨四岳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
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此蓋
舜即位首咨四岳以禹前有治水之大功故用禹為司
空乃宰相之任也舜典曰肇十有二州孔安國傳曰肇
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
州始置十有二州以此觀之則當堯之時禹別九州及
舜即位始分十有二州固可知矣班固於漢書地理志
以為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

平更制九州班固誤也夏商周皆循九州之制周禮職
方氏九州無徐梁而有幽并者蓋徐梁入於青雍而析
冀部以為幽并也爾雅九州無青梁而有幽營郭璞注
謂商制也世傳爾雅周公所作而其列九州則用商制
何耶至漢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兼徐梁幽并之制
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斥地遠矣詩曰
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又曰淮夷攸服淮夷卒獲蓋今之
河東在古為北狄今之淮甸在古為東夷周之時所經

理者中原之地而已中原之地平而山澤少故井田之法以比閭族黨州鄉鄰里鄙鄣縣遂寓之於井邑丘甸縣都之制自九夫為井積而至於百里為一同王畿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其制軍也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法而寓之於農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以當一鄉之軍六鄉七萬五千人以當六鄉之軍六鄉之軍出則無不勝此中原之定制也其外則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山林川澤多而可耕之地少與中原

之地不同然則後世無封建之法而欲井田肉刑以致
太平斯亦難矣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則井牧之制先古已有之周能損益變通至於大備故
也山海經不知何人作其言皆九州之外耳目之所不
及者頗怪而不可信古之聖人作書如六經者所以信
於天下後世以為常經法如耳目之所不及者聖人固
畧而不論也然則山海經者非聖人之所作可知矣史
記孟軻傳曰騶衍作終始大聖之篇所謂中國者於天

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其言謬悠不經殆未能籠陋民宜後世君子鄙其學蓋與田駢慎到之徒一體皆聖人之罪人也

鄆

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鄆杜預曰鄆今潁川鄆陵縣陸德明春秋釋音曰鄆於晚反又于建反又

於然反觀國竊謂地名不可以呼兩音而今此開三音者案廣韻平聲鄆於乾切又於晚切鄆陵縣名也亦作僞上聲鄆於憲切引左傳晉侯鄭伯戰於鄆陵蓋字書雖亦三分音而於鄆之地則別無二義陸德明見其有三音故皆列於釋音要當從一音讀可也前漢地理志陳畱郡有鄆縣應劭曰鄭伯克段於鄆是也又潁川郡有僞陵縣而後漢郡國志潁川郡有隰陵縣注曰春秋克段於鄆然則或用鄆字或用僞字或用隰字三字通

用也春秋桓公十三年左氏傳曰及鄢亂次以濟成公
十三年傳曰無禮必食言杜預曰為十六年鄢陵戰經
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襄公
十三年傳曰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鄢昭公四年傳曰遷
賴於鄢又曰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又十三年傳曰王公
夏將欲入鄢凡此春秋及左氏傳或言鄢或言鄢陵陸
德明釋音皆作於晚反而杜預皆以潁川郡鄢陵縣為
訓蓋一地也史記韓世家宣惠王十四年秦伐敗我鄢

徐廣曰潁川郡鄆陵縣鄆于乾反至今鄆陵縣呼鄆為平聲其音不改也然則當呼鄆作平聲順古今人所呼之音也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又有鄆縣顏師古曰鄆一戰反此別是一縣也

縣同名

前漢地理志齊郡有臨朐縣東萊郡又有臨朐縣應劭曰臨朐山也顏師古曰各以所近為名蓋二縣皆以臨朐山而同為名也九江郡有曲陽縣應劭曰在淮曲之

陽東海郡又有曲陽縣應劭曰在淮曲之陽蓋二縣皆以在淮曲之陽而同為名也齊郡與東萊郡相附近九江郡與東海郡相附近故其取縣名則各以其山與水所近者為名理固然也若夫二郡相遠而縣名亦有同者東海郡有武陽縣犍為郡又有武陽縣臨淮郡有高平縣安定郡又有高平縣武都郡有武都縣五原郡又有武都縣平原郡有富平縣北地郡又有富平縣涿郡有高陽縣琅邪郡又有高陽縣桂陽郡有陰山縣四河

郡又有陰山縣安定郡有安定縣交趾郡又有安定縣
臨淮郡有廣平縣廣平國又有廣平縣千乘郡有平安
縣廣陵國又有平安縣潁川郡有定陵縣汝南郡又有
定陵縣東海郡有開陽縣臨淮郡又有開陽縣琅邪郡
有平昌縣平原郡又有平昌縣平原郡有阿陽縣天水
郡又有阿陽縣清河郡有東陽縣臨淮郡又有東陽縣
豫章郡有宜春縣汝南郡又有宜春縣東海郡有新陽
縣汝南郡又有新陽縣沛郡有建成縣勃海郡又有建

成縣左馮翊有高陵縣琅邪郡又有高陵縣左馮翊有武城縣襄定郡又有武城縣鉅鹿郡有新市縣中山國又有新市縣東海郡有東安縣城陽國又有東安縣金城郡有金城縣隴西郡又有金城縣凡此皆二郡相遠而縣名同者也古之封爵多取縣名故前漢王子侯年表有平昌侯劉卬宜春侯劉成建成侯劉拾新市侯劉吉安定侯劉賢東陽侯劉洪東安侯劉彊建陽侯劉咸廣平侯劉德新陽侯劉永又高惠孝文功臣年表有廣

平侯薛歐高陵侯王虞景武昭宣功臣年表有新市侯
王棄之外戚恩澤侯年表有建成侯呂釋之宜春侯王
訢富平侯張安世高陽侯薛宣高陵侯翟方進凡此所
封皆有兩縣同名既非鄉土悉係泛封應當食一縣未
有食兩縣者不知當時所封獨取何縣考之漢書無所
辨異則當時有司定封爵者率爾而然耶

地名旁犯

襄邑縣土人呼其地為襄陵案前漢地理志陳留郡襄

邑縣顏師古注曰本承箱縣襄陵鄉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箱卑濕故徙縣於襄陵謂之襄邑縣然則土人呼襄邑為襄陵是也然河東自有襄陵縣前漢地理志河東郡襄陵縣注曰晉襄公之陵名因以縣若呼襄邑之地為襄陵有同乎河東之襄陵是自設疑也毗陵縣土人呼其地為延陵案前漢地理志會稽郡毗陵縣注曰季札所居也舊延陵漢改之然則土人呼毗陵為延陵是也然代郡自有延陵縣前漢地理志代

郡有延陵縣若呼毗陵之地為延陵有同乎代郡之延陵是自設疑也亦如關中有咸陽縣雲中郡正有咸陽縣宣州有南陵而京兆尹正有南陵縣鼎州之地有武陵而漢中郡正有武陵縣韶州之地有曲江而漢西都曲江之名甚著要當分別毋紐於疑似可也若蘭陵之有南蘭陵兗州之有南兗州不羹之有東不羹西不羹屈之有南屈北屈凡此類古人亦慮其重複故以東西南北別之也

羹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有羹頡侯劉信前漢王子侯年表有頡羹侯劉信服虔曰頡音戛擊之戛在史記言羹頡在漢書言頡羹不同者觀國案史記楚元王世家曰高祖長兄伯蚤卒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丘嫂食嫂厭叔詐為羹盡轅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

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裴駟注曰羹頡侯以
高祖七年封由此觀之則史記年表謂羹頡侯者是也
漢書年表顛倒其文為頡羹誤矣潁川郡地名有不羹
者羹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曰今我大城陳蔡
不羹諸侯其畏我乎子革對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
預曰四國陳蔡二不羹陸德明音義曰羹音郎又十三
年傳曰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
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音義曰羹音郎前漢地理志潁

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襄城縣有西不羹顏師古曰羹
音郎後漢郡國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章懷太子
注引杜預曰縣西北有不羹亭又襄城縣有西不羹注
引杜預曰有不羹城則子革謂陳蔡不羹爲四國者乃
杜預所謂陳蔡二不羹也二不羹乃東西不羹以此知
春秋時已分東不羹矣羹音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
招魂曰肥牛之臠膋若芳和酸若苦陳吳羹濡鼈炮羔
有柘漿鵠酸膋鳧煎鴻鶩以音韻叶之亦讀羹曰郎也

凡地名有他音者字書亦多不載羹音郎之類是也

闕地

地名有歷時既久文籍散失而不可考者春秋桓公十一年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九月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僖公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丘文公十年秋及蘇子盟於女栗冬楚子蔡侯次於厥貉十三年冬衛侯會公於沓成公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於瑣澤秋晉人敗狄

於交剛十七年十有一月壬子公孫嬰齊卒於狸脰十
八年冬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
舒同盟於虛打襄公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子
於善道二十一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於商任昭公十一年五月仲孫矍會邾子
盟於祿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
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於厥憇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
莒子邾子杞伯盟於鄆陵定公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

子盟於拔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於安甫威公十年左氏傳曰虞公出奔共池僖公二年左氏傳曰始漏師於多魚襄公十九年左氏傳曰齊及晉平盟於大隧凡此春秋及左氏傳所書地名杜預皆曰闕晉時去周秦漢未遠雖經秦火而漢人文籍甚備以杜預之博學於春秋闕地有所不能考況後世屢罹兵火書籍錯亂非特闕地而已也前漢地理志左馮翊徵縣顏師古曰徵音懲即今之澄城縣引左傳取北徵即此地而杜元

凱未詳其處蓋改徵為澄遂昧而不可考耳右扶風有
郁夷縣班固引詩周道郁夷顏師古曰四牡詩四牡騑
騑周道逶遲韓詩作周道郁夷故班固因用郁夷字耳
琅邪郡有計斤縣顏師古曰即左氏傳所謂介根也語
音有輕重耳遼東郡有無慮縣顏師古曰慮音閭即所
謂醫巫閭也西河郡有圜陽縣又有圜陰縣顏師古曰
圜字本作囿囿陽在囿水之陽囿陰在囿水之陰後誤
為圜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在但字變耳漢右

扶風之槐里縣在周時名犬丘秦更名廢丘漢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王莽又改為槐治凡此類皆因更改而變易其字面又至於訛其聲音苟書籍湮亡則又闕軼而不可考毋足怪也前漢路溫舒傳曰溫舒舉孝廉為山邑丞顏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若此者雖博學不能措辭也

改地名

前漢地理志曲陽縣凡有五東海郡有曲陽縣九江郡

有曲陽縣常山郡有上曲陽縣鉅鹿郡有下曲陽縣交
趾郡有曲陽縣應劭曰東海九江曲陽縣皆在淮曲之
陽然則常山鉅鹿之曲陽當為河曲之陽而交趾賓海
當為海曲之陽也上曲陽在上流下曲陽在下流故以
上下別之大抵地名同則分東西南北上下左右以別
之王根在漢成帝時為大司馬封曲陽侯曲陽有五不
知當時所食何地根嘗薦王莽自代及莽得志而根已
死莽以曲陽非令稱乃追謚根為直道侯蓋莽心惡忌

曲字而改之也廣平國有曲周縣又有曲梁縣王莽惡
曲字改曲周為直周曲梁為直梁太原郡有陽曲縣隋
文帝自以姓楊心惡陽曲之號乃改為陽直中山國有
曲逆縣又有安險縣又有苦陘縣漢章帝心惡曲逆險
苦之字故改曲逆為蒲陰改安險為安熹改苦陘為漢
昌若此類皆出於心有惡忌而改之者凡內不足者外
多疑醜其是之謂乎古人以曲險之字名縣者甚多山
陽郡有曲鄉縣東萊郡有曲成縣琅邪郡有海曲縣東

海郡有平曲縣會稽郡有曲河縣桂陽郡有曲江縣廣
平國有南曲縣遼東郡有險瀆縣若此者又焉得悉改
之哉春秋桓公六年左氏傳曰公問名於申繻對曰不
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
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
先君獻武廢二山蓋不以國者慮廢國之號也不以山
川者慮廢山川之號也魯有具山敖山魯獻公名具魯

武公名敖魯既諱獻武之名則具敖二山其名廢矣魯
周公禮義之國也而於曲禮或不能遵焉況於後世乎
漢文帝名恆改恆山為常山漢光武叔父名良改壽良
縣為壽張縣漢殤帝名隆改隆慮縣為林慮北齊文宣
太子名商改商州為趙州隋煬帝名廣改廣平郡為永
平凡此類皆以名而廢國邑山川之號也又有以率意
而改作者秦始皇以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故東巡
以厭之而改金陵為秣陵漢光武更芒縣為臨睢漢安

帝以孝德皇后葬於清河郡之厝縣而改名甘陵又改
千乘郡之狄縣為臨濟始皇忌金陵之氣而不務修德
海內分崩漢安忌夷狄之稱而權歸鄧氏王度以愆然
則率意改作果有益哉且地名者古所傳也既以惡忌
而改之又以名諱而改之又以率意而改焉不亦太多
事耶濟南郡有於陵縣而齊有庾於陵河內郡有野王
縣而陳有顧野王此以國邑為名也一介寒士尚踰典
禮得無愧哉

槁

春秋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於槁李杜預注曰槁
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陸德明音義曰槁音醉前漢
地理志會稽郡由拳縣注曰故就李鄉吳越戰地也應
劭注曰古之槁李也啖助春秋纂例曰於越敗吳於雋
李在春秋謂之槁李在杜預注謂之醉李在前漢地理
志注謂之就李在春秋纂例謂之雋李蓋槁與醉同音
可通用而就字與槁不同音前漢地理志注曰故就李

鄉則先有鄉而後有城宜就在前橋在後也雋乃橋之
省文耳後漢郡國志吳郡由拳縣章懷太子注曰左傳
越敗吳於檣李引干寶搜神記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
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至今囚徒十萬人掘
汙其地表以惡名故改曰由拳然則當自檣李改為由
拳也檣李之名未見其善而表以惡名乃改為由拳然
由拳之名亦未見其惡始皇之分美惡如此之未審何
耶

酈

春秋僖公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酈
杜預注曰酈魯地陸德明音義曰酈力知反案字書平
聲有酈字呂知切魯地也入聲有酈字郎擊切縣名在
南陽亦姓也所謂呂知切魯地者即春秋敗莒於酈是
也所謂郎擊切縣名在南陽者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酈
縣如淳注曰酈音躋躋之躋蓋躋躋之躋音持益切與
擲字同音乃與字書入聲郎擊切者音訓不同矣又弘

農郡析縣注曰黃水出黃谷鞠水出析谷俱東至酈入
湍水顏師古曰酈音持益反蓋持益反者音擲乃如淳
所謂音蹠蹠之蹠也顏師古用如淳之音耳然前漢酈
商傳顏師古注曰酈音歷此乃字書入聲卽擊切為姓
者也師古於酈商傳既已音酈為歷矣又於地理志析
縣注音酈為持益反是音訓不相應也觀國案酈字在
魯地者音力知反在南陽者音歷而姓亦音歷如酈商
酈食其酈炎酈道元之類皆音歷也若夫音持益反者

雖設此音與姓不合茲為贅矣

庠

庠字毗至切下從畀字書曰畀國名也此即舜封象於有庠者也庠字下從卑字書曰部弭切下也又中伏舍也又屋庠也於字書庠字在去聲與鼻字同韻庠字在上聲與婢字同韻二字音與義皆不同書史中用有庠多作庫字如孟子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庫之人奚罪焉用庫字者訛誤也然前漢昌邑王賀傳曰舜封象

於有鼻顏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此用鼻字者庠與鼻皆從畀又同音通用之無嫌也鄒陽傳曰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又用卑字者班固假借用之耳而服虔注曰卑音畀與之畀非也雖借用卑字亦與庠同音

會缶

前漢高祖紀曰十一年七月淮南王布反十二年十月上破布軍於會缶孟康注曰會缶音僧保邑名屬沛國蘄

縣蘇林注曰缶音𦵏晉灼注曰鄉名也顏師古注曰會
二外反缶丈瑞反缶本作𦵏觀國案前漢英布傳曰西
與上兵遇斬西會𦵏又案史記高祖紀十一年七月淮
南王黥布反十二年十月擊破布軍會𦵏又史記黥布
傳曰西與上兵會斬西會𦵏蓋前漢英布傳作𦵏字史
記紀傳皆作𦵏字𦵏上從垂在字書為𦵏然則𦵏𦵏皆
從垂其旁或從瓦或從缶其實一字也當依顏師古音
丈瑞反而漢書高祖紀作缶者省文也前漢地理志沛

郡斬縣有垂鄉顏師古注曰垂音直志反後漢郡國志
沛國斬縣章懷太子注曰高祖擊黥布於會甄然則地
理志用垂字者亦省文也凡省文必存其母而省其枝
葉垂者母也瓦缶枝葉也班固於地理志省瓦缶而用
垂可也於高祖紀乃省垂而存缶誤矣

九夷

旅獒曰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論語曰子欲居九
夷觀國案後漢東夷傳曰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

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周康王時徐夷僭號乃
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命徐偃王主之章懷
太子注引竹書紀年曰九夷來御又曰后泄二十一年
命畎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
夷七年于夷來賓少康即位方夷來賓此乃古九夷之
名也至後世或彊或弱或為大國所滅周宣王命召公
平淮夷春秋晉師滅赤夷郤缺獲白狄之類是也孔子
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

君子以道化民則雖夷貉之陋邦亦可行也采薇詩曰
西有昆夷之患緜詩曰混夷駮矣史記周本紀曰西伯
明年伐犬戎前漢匈奴傳曰周西伯昌伐畎夷周穆王
伐畎戎申侯與畎戎攻幽王顏師古注曰畎工犬反畎
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或作混又作緄混緄並工本反
然則或言犬戎或言畎夷或言昆夷或言混夷或言緄
夷或言徐夷或言淮夷其名與九夷不同蓋因事生名
皆不出於九夷也前漢匈奴傳云晉文公攘戎翟有赤

翟白翟變狄為翟者假借字也吠夷乃犬夷也二字當同音犬而顏師古云吠音工犬反非也

輒鄒

史記漢楚以來侯者年表有輒譟侯杆者又建元以來王子侯年表有城陽頃王子輒侯劉息徐廣注曰輒一作報觀國案前漢地理志河東郡有狐譟縣又景武昭宣功臣年表有輒譟侯杆者顏師古注曰輒讀與狐同譟之涉反以此知史記年表輒譟侯乃狐譟侯也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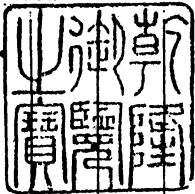
乃姓杆名者也又王子侯年表有城陽頃王子劉息封
軻侯顏師古注曰軻即瓠字也以此知史記年表軻侯
乃瓠侯也徐廣云軻作報誤矣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
有鄒城侯周緤而前漢高祖功臣侯年表有鄒城侯周
緤顏師古注曰鄒音陪又音普肯反觀國案前漢周緤
傳曰十二年更封緤為鄒城侯服虔注曰音管蒯之蒯
蘇林注曰鄒薄回反顏師古注曰鄒字從崩從邑音蒯
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相近此其

實也又音普肯反以此觀之則鄒字是也蒯字非也史記用蒯字故服虔有管蒯之音耳玉篇曰鄒薄梅切鄉名也廣韻平聲曰鄒薄回切鄉名在扶風上聲曰鄒普等切引穆天子傳云西征至鄒郭璞注云國名也以此知鄒城侯當音薄回切其地在扶風是也周古都鎬京而穆天子西征至鄒則鄒又在鎬京之西於字書音普等切者是也此自是一國名非扶風之鄒

鄒蒿

左氏春秋經曰威公十五年夏許叔入於許公會齊侯於艾左氏傳曰公會齊侯於艾謀定許也公羊春秋曰公會齊侯於鄆啖趙春秋纂例差繆略曰公會齊侯於蒿啖助曰若是艾不應誤為鄆若是鄆不應誤為艾未知孰是觀國案春秋隱公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左氏傳曰盟於艾始平於齊也杜預注曰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然則艾乃齊魯之境二君相見之地也威公十五年夏許叔入於許公會齊侯於艾左氏傳

曰謀定許也蓋許國與齊魯相接齊魯二君會於艾謀
在定許於地理皆順況隱公六年嘗盟於艾矣當以艾
字為是鄆乃常山郡之鄆縣漢光武即位於鄆改為高
邑者也鄆非齊魯相會之地蒿亦未詳案啖趙春秋纂
例地名譜於桓公十五年不著蒿地而盟會譜於桓公
十五年曰公會齊侯於艾既於盟會譜言艾而於差繆
略反曰公會齊侯於蒿則知蒿字為非矣啖氏乃曰未
知孰是何耶



學林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學林卷七

詳校官中書_臣羅錦森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_臣王逢源

欽定四庫全書

學林卷七

宋 王觀國 撰

柳子厚非國語

國語曰宣王不藉千畝富辰諫柳子厚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觀國案禮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

梁盛衣服皆備然後可以享宗廟蓋王者身致其誠以
盡孝道舉此以率天下皆知勸於耕勸於蠶其意若曰
思天下匹夫匹婦有惰於耕而受其饑者有惰於蠶而
受其寒者今我以天子之尊且不敢忘耕事也我親率
之冀天下皆知勸於耕而民無受其饑者矣以王后之
尊且不敢忘蠶事也我親率之冀天下皆知勸於蠶而
民無受其寒者矣亦猶聖人躬儉以率天下也聖人豈
能必天下之不為侈靡哉吾示之以儉則天下觀而化

庶幾侈靡之習可革也然則王者親耕籍實為政之大者至於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此亦為政之不可缺者豈為耕籍而遂廢之哉若夫不能時使而奪民之力不能節用而殫民之財以至有無之不通鄉閭之不和是人君失政治之道非籍千畝之過也若曰籍千畝者徒舉也非實惠也則向所謂躬儉者亦徒舉耶

國語曰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柳

子厚非之曰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說說者又足記耶
觀國觀太子晉諫語文而辨實可嘉秦漢以來文士未
能過非說說之徒也

國語曰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柳子厚非曰山川
者特天地之物也陰陽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
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闕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
設觀國竊謂天地之有山川猶人身之有支體氣血也
天地陰陽之氣不和則有山崩水竭之災一人之身陰

陽之氣不和則變而為疾聖人與天地同體懼陰陽之
氣不和則為災為疾夫為災為疾者變也故春秋書沙
鹿崩梁山崩者記變也左氏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
竭君為之不舉降服采繆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
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意謂王者不能修德以召
和而變見焉則國有亡之道也

國語曰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云可後而先之
謂之召災柳子厚非曰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

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觀國案單穆公云可後之者其必時未宜用大錢也先之而召災者其必時未宜用而亟用之則法有不當於民之心者也法不當於民之心則亂之招也豈惟災而已耶

國語曰獻公卜伐驪戎柳子厚非曰卜者聖人用以毆陋民也非常用而取信焉雖勿用之勿信之可也觀國案聖人於卜筮有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其妙至於窮神知化非但毆陋

民而已也

國語曰獻公問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
柳子厚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觀國案詩書
有曰古人有言有曰夏諺有曰周諺此皆與童謠一體
蓋皆君子之言也特假曰古人曰夏諺曰周諺曰童謠
爾故詩三百率多婦人女子小夫賤者之所為苟其言
有理而不悖於道雖童謠何傷焉

國語曰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柳子厚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也聖人獨救饑也耶其言則遠矣觀國案箕鄭所對蓋出於孔子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乃推本而言之也以謂晉君苟信素著於民則饑不足患爾若曰發廩以濟之告糴於鄰國此有司之常典非所以答晉君之問也

國語曰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柳子厚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觀國案聲音與政通故詩有所謂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亡

國之音以其雅鄭異也正聲雅而鄭聲淫治世之音正聲也亂世亡國之音淫聲也平公說新聲者舍正聲而說淫聲則將溺於亂世亡國之音而政其類矣師曠知音者也因以發諷曰公室其將卑乎禮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樂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君之所

好者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
數煩志齊音教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為
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由此觀之則師曠之言不
為過也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夫口耳之習不慎而至於亡國喪家者有之固不特公
室卑而已也

古賦題

司馬相如子虛賦中雖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貫通一意

皆子虛賦也未嘗有上林賦而昭明太子編文選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為始以為上林賦誤矣蓋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空藉此三人為因以風諫奏之其賦曰楚使子虛使于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訖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其末曰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此子虛賦始終一意不可析其半以為上林賦則意遂中絕不可

讀矣班固作兩都賦序曰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
炫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賦始曰有西都賓問于東都主
人中曰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末曰主人之辭未終西都
賓矍然失容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
此首尾貫一賦也其名為兩都賦而其序亦曰兩都賦
序可以見也昭明太子乃自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折而
為東都賦然其文與上句相連不可折也後漢張衡傳
曰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

固兩都作二京賦以諷諫其賦始曰有憑虛公子者學
乎舊史氏言于安處先生中曰安處先生似不能言者
筦爾而笑末曰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
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衡自謂擬班固兩都作二京
賦蓋與班固兩都一體通為一賦昭明太子自安處先
生似不能言析而為東京賦然其文亦與上句相連亦
不可析也左思作三都賦序曰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
都蓋亦擬張衡二京而為三都賦其賦始曰有西蜀公

予者言于東吳王孫中曰東吳王孫韞然而吟終曰魏國先生有睟其容而其末曰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矐焉相顧快墨而謝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其名為三都賦序昭明太子亦析而為三都賦亦誤矣三都其文上下相連不可析也析之則意亦中絕不可讀矣唯張衡南都賦別是一賦夫賦題者綱領也綱領正則文意通昭明太子何為其多析也

古賦序

傅武仲舞賦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本皆
無序梁昭明太子編文選各析其賦首一段為序此四
賦皆託楚襄王答問之語蓋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
昭明誤認唯唯之文以為賦序遂析其辭觀國案司馬
長卿子虛賦託烏有先生亡是公為言楊子雲長楊賦
託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為言二賦皆有唯唯之文是以
知傅武仲宋玉四賦本皆無序昭明太子因其賦皆有
唯唯之文遂誤析為序也楊子雲羽獵賦首有二序五

臣注文選曰賦有兩序一者史臣一者雄序詳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賦也賦中用頌曰二字不害於義昭明析頌曰為一段乃見其有二序蓋誤析之也馬融長笛賦首尾兩處有辭曰字潘安仁籍田賦末有頌曰字潘安仁笙賦張平子思玄賦鮑明遠蕪城賦謝希逸月賦其末皆有歌曰字王文考魯靈光賦班孟堅幽通賦王子淵洞簫賦顏延年赭白馬賦其末皆有亂曰字謝惠連雪賦嵇叔夜琴賦既有歌曰字又

有亂曰字由此觀之則羽獵賦有頌曰字乃賦也非序也亦豈有一賦而兩序耶又文選載揚子雲解朝有序揚子雲甘泉賦有序賈誼鵬鳥賦有序禰正平鸚鵡賦有序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漢武帝秋風辭有序劉子駿移書責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辭也昭明摘史辭以為序誤也

三都賦序

左太沖三都賦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

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
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攷之果
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
飾於義則虛而無徵觀國案司馬相如賦言上林之盛
曰于是乎盧橘夏熟黃柑橙榛枇杷檮杌亭柰厚朴棣
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萸棣荅還離支羅乎後宮列乎
北園蓋橘橙枇杷楊梅荔枝皆南方之物非西北所產
然而上林者天子之宮苑四海之嘉木珍果皆能移植

於其中不但本土所生者而已又賦之所言竒禽異獸
明珠香草天臺仙樂青琴處妃之類亦非上林之所產
有以見上林之富麗四方之物畢致也而左太沖責以
盧橘夏熟生非其壤亦過矣楊雄甘泉賦曰翠玉木之
青葱顏師古注前漢書曰玉木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為
之用供神也非謂自然生之蓋玉木者猶金蓮玉蘂之
義以金玉為之以象生物也左太沖意謂真有玉木玉
木非秦中所產則誤矣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鄩上

泰北里禾所以為盛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東海
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蓋王者登封告成則四
海珍異之物畢萃焉以言其感格之所致也班固西都
賦曰招白鵬下雙鵠榆文竿出比目此言西都之盛四
海珍異之物畢萃而魚鳥之飛潛有不召而致者皆可
以弋釣而得之所以甚言西都文物之富盛無所不有
亦如封禪之致庶物也左太冲意謂東海比目之魚西
都不應有焉然班固之意則有在也張衡西京賦曰海

若游于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五臣注文選曰海若海
神也案前漢郊祀志曰武帝好神仙李少君言海中蓬
萊仙可見之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拜齊
少翁為文成將軍拜樂大為五利將軍拜公孫卿為郎
于是作飛廉桂館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治太液池有蓬
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之宅龜魚之屬以俟神
人而張衡西京賦亦言太液漸臺瀛洲方丈蓬萊神山
靈芝仙掌與夫少君樂大之事而曰海若游于玄渚者

蓋述武帝好神仙而於海上候神人不致故即甘泉建
章作臺池仙館以象海上仙家之境則必有海若來游
實賦於玄渚故雖鯨魚之大亦蹉跎而駭伏矣賦言海
若來游實賦之意當如此也左太冲謂校之神物則出
非其所亦過矣潘岳閒居賦曰長楊芳枳游鱗菡萏張
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桕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
之李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陶梅
杏郁棣葱蒨荇苕青荀紫蘆葦薺蓼萋萋荷時藿綠葵

白薤蓋岳退居洛溪而作此賦自言其臺池果茹之多
如此非皆洛中土產之物也而況上林甘泉西都東都
皆王者居處遊燕之地四海九州珍異之物無不畢聚
是宜賦者之所夸美而太冲獨責以假稱珍怪虛而無
驗則誤矣又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玉女闥牕而下視
嵇康琴賦曰天吳踴躍于重淵張衡思立賦曰戴玉女
而召處妃馬融長笛賦曰仰駟馬而舞玄鶴孫綽遊天
台山賦曰八桂森挺以凌霜司馬相如長門賦曰桂樹

交孔雀集張華鷦鷯賦曰海鳥鷦鷯避風而至苟如左
太冲所責則若此之類皆為假稱珍怪虛而無驗矣盖
亦觀其意之所主如何耳若但責其辭而遺其意固不
可也

甘泉賦

前漢揚雄傳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璘
璠顏師古注曰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以此二種飾殿
之壁文選甘泉賦曰壁馬犀之璘璠五臣注曰武帝植

玉木於此宮以碧為葉青葱色又作碧馬犀牛等物為飾觀國案漢書作壁馬犀文選作壁馬犀蓋壁壁二字其義迥不同故注釋者亦隨其字之義而訓之在漢書則訓為殿壁在文選則訓為壁玉因以不同也前漢藝文志有揚雄賦十二篇雄有文名當時傳雄之賦者帙不一故其用字不能無訛至班固作史蕭統編文選各以其所得雄賦而集錄之故其賦用字有不同今讀其賦曰仰橋首以高視今日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宏愴兮

指東西之漫漫徒洄洄以徨徨兮魂渺渺而昏亂據軫
軒而周流兮忽塊北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
之璘璠金人仡仡其承鐘簾兮嵌巖巖其龍鱗凡此賦
句皆以下句釋上句則壁馬犀為壁玉之壁其上下文
句通矣其曰據軫軒而周流兮忽塊北而亡垠然後言
玉木金人者蓋謂依欄檻而回顧見廣大而無際畔但
見庭中玉木之青葱金人之巖巖耳玉木植於殿庭金
人捧露盤亦在殿庭此皆言望見殿庭中物不應反言

殿壁也賦句之義於此判矣案甘泉賦字不同者亦多
漢書曰不可乎疆度文選不可乎彌度漢書曰魂固渺
渺文選曰魂渺渺漢書曰鬼魅不能自還文選曰鬼魅
不能自逮漢書曰鄉舛肝以棍根文選曰鄉舛肝以棍
批漢書曰惟弼環其拂汨兮文選曰惟首弼環其拂汨
兮漢書曰鸞鳳紛其御羣文選曰鸞鳳紛其銜羣漢書
曰玉女無所眺其清虛兮文選曰玉女無所眺其清虛
兮漢書曰隆厥福兮文選曰降厥福兮此一賦也而漢

書文選用字不同如此然他皆可以假意而讀唯壁壁不可假意通用而注釋者又各異固不可不辨也

四愁詩序

文選張衡四愁詩序曰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奸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禽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為四愁詩

觀國詳此序非衡所作也豈有為相而斥言國王驕奢
不遵法度又自稱下車治威嚴郡中大治者案後漢張
衡傳曰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復遷侍中永和初出
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
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
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乞骸骨召拜尚書永和四年
卒以知四愁詩序乃史辭也辭有不同者蓋撰後漢書
者非一家後之編集衡詩文者增損之耳序言陽嘉中

出為河間相而史言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案順帝陽嘉
盡四年始改永和元年永和盡七年衡本傳言陽嘉中
遷侍中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永和四年卒其次第已不
紊詩序謂陽嘉中出為河間相者誤也五臣注文選曰
陽嘉元年為河間相亦誤也

閒情賦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文集序曰白璧微瑕者唯在閒
情一賦幸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觀國熟味此賦辭意

宛雅傷己之不遇寄情於所願其愛君憂國之心惓惓
不忘蓋文之雄麗者也此賦每寄情於所願者若曰我
願立於朝而其君不能用之是真譎諫者也昭明責以
無諷諫則誤矣然則讀此賦而不知其意者以為詠婦
人耶古之言美人佳人皆以比君子賢人簡兮詩曰云
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注曰美人謂
碩人大德周室之賢者離騷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
人之遲暮注曰美人謂君也言恐歲暮而不早用賢也

九歌曰望美人兮未來注曰美人謂湘神也以喻望君之使也張衡傳曰衡為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故其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美人贈我金琅玕美人贈我貂襜褕美人贈我錦繡段江淹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文選注曰佳人謂友人也閒情賦之寄意遠矣以為微瑕者其不見知耶

滕王閣序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曰余屢歎

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唐家致治之盛不能遽革其
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
乃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
士無賢愚以為警絕豈非其餘習乎觀國案庾子山馬
射賦曰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正倣
此聯非摹長壽寺碑句也長壽寺碑亦倣馬射賦而句
格又弱者也

羅池碑

歐公跋羅池碑曰今世傳昌黎集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為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為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觀國詳羅池碑升鶴字於與字之上則句老而格新古人有此格屈平九歌曰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蕙肴烝不可以對奠桂酒而特倒其語者取夫句老而格新也然則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非誤也亦當以碑為是

瘞鶴銘

歐公曰瘞鶴銘題云華陽貞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
江水所浸好事者伺水落搨之只得其數字余所得六
百餘字獨為多也案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
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
貞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月不知
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近世士人有論碑者曰
道書陶隱居號曰華陽貞逸隱居嘗在茅山修養茅山

與潤州接境疑華陽真逸即陶隱居也觀國案顏氏家訓曰學二王書之得體者有陶隱居今詳觀瘞鶴銘字王書法也歐以為似顏魯公非也陶隱居既有華陽真逸之號而茅山又近焦隱居又善為二王書則撰銘與書皆隱居矣若顧況乃竊華陽真逸之號爾碑銘甚古缺顧況生唐之中葉距今未遠決非況銘也今世所得瘞鶴銘碑本不過二百字未嘗有六百餘字者

高氏書

歐公曰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林諤撰
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集錄婦人書惟此高氏一人其
書此頌與安公美政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
之書疑刊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
以為奇也識者當為辨之觀國嘗得高氏所書二碑盖
高氏學逸少書甚逼真然石壁寺碑乃行書美政碑乃
楷書古之善書者楷書與行書自不相類如逸少書蘭
亭序樂毅論乃其楷而其草書見於法帖者乃大不相

類其餘善書人皆如此然則高氏二碑皆高氏書也二碑皆高大想見當時建立之盛而高氏書在當時無出其右者故也豈有建碑工力如此其大而反假婦人書字以為奇者亦建碑者所不肯為也

柳子厚書

趙璘因話錄曰柳子厚善書當時重其書湖湘以南士人皆學其書柳氏前有公權後有子厚有此二人歐公集古錄有子厚書般若和尚碑并南嶽彌陀和尚碑歐

公跋曰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為重觀國嘗於南嶽山間見此子厚二碑詳觀之乃子厚南貶時書也子厚書體格雖疎靜好藏鋒類崛筆書然在唐未可以名家故唐史及唐人文集未嘗言其善書大抵士人文章稱著則并其書亦為世所貴重子厚嘗以文稱於朝矣及其南貶也湖湘以南士人慕其文章又學其書此古今之常態也因話錄謂柳氏有此二人蓋獎飾子厚之過耳

千文

楊文公談苑曰千字文云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其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也唐顯慶中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敕救之名始定於此觀國案梁書周興嗣傳曰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製寺碑帝以興嗣所製自題又曰次韻王羲之十字並使興嗣為文又曰興嗣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馬興嗣本傳自有敕字蓋臣下以奉敕撰文

為榮故興嗣於千文加敕字於官稱之首也古者天子
諭臣下以事皆稱敕故衛夫人奉敕寫急就章梁武帝
賜七夕詩與任昉昉謝啟曰昉奉敕賜示七夕五韻又
卞彬謝修卞忠正墓啟曰彬伏見宣敕修臣亡高祖忠
正公壺墳瑩唐高祖武德二年敕諸州進士隨方物入
貢房玄齡等刪武德以來敕三十餘條然則敕之名久
矣非由顯慶中定也唐書顯慶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
稱敕蓋慮臣下有直取聖旨而不由中書門下以行之

則大臣未嘗商榷而事之利害有未公者固難以行云
所以防姦邪也非定敕之名也楊文公豈不知此殆編
集文公談苑者誤耳歐公集古錄曰梁書言武帝得王
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法帖有漢章帝
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為
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也觀國案法帖中所書千文百餘
字皆作章草體當時叙次碑帖者誤題以為漢章帝書
其實周興嗣所次之文也以為前世學書者多為此語

不獨始於羲之則非也

李瀚蒙求

唐李瀚撰蒙求五百九十八句每句著一人每人著一事非博學不能為此然其疵在於一人而分作二句或三句既曰孔明龍卧又曰葛亮顧廬又曰亮遺巾幘既曰楊震闕西又曰震畏四知既曰楊雄草玄又曰子雲投閣既曰杜預建橋又曰元凱傳癖既曰孫欽閉戶又曰文寶緝柳既曰平叔傳粉又曰何晏神伏既曰伏波

標柱又曰馬援薏苡既曰仲宣獨步又曰王粲覆棋既曰叔寶玉潤又曰衛玠羊車既曰子建八斗又曰陳思七步既曰子房取履又曰張良燒棧既曰陶潛歸去又曰淵明把菊既曰孔融遜果又曰孔融座滿凡此皆一人而分作二句或三句者也瀚之意固患其重複故或用姓名或用表字或用官爵蓋嫌於同而欲異其語也夫諸史中所載人姓名事蹟多矣每用一人為一句不難也何至乃重複用之哉又其所著不皆出於經史而

間取小說雜書如毛寶白龜廩竺收資皆出於搜神記
壺公摘天初平起石皆出於神仙傳孫晨蓐席靈輒扶
輪皆出於類林孫鍾設瓜黃尋飛錢宋宗雞牕皆出於
幽冥錄龐儉鑿井出於風俗通盧充幽婚出於志怪集
張氏銅鈎出於三輔決錄王果石崖出於神怪志蓋小
說雜書多妄誕不可取信而漸取此與經史同列非訓
蒙之所先也

三世將

史記秦使王離擊趙客曰將三世必敗以其殺伐多也
後漢耿弇贊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觀國竊謂用兵無
常勝亦無常敗一勝一敗乃其常理要在持守之如何
爾若謂將三世必敗則將二世斯可已矣而三世猶將
者是躬蹈敗亡之地也人君苟知其將已二世矣而又
使之將者是欲置人臣於必敗而自取亡師之禍也然
則將三世必敗決無是理也王翦為秦將有功翦子賁
復有功翦孫離復將擊趙為項羽所敗當是時項兵強

離輕敵遂敗當自責也非三世將之罪也蒙騫為秦將
有功騫子武復將有功騫孫恬復築長城俄而二世賜
恬死盖恬不悟趙高之窺已貪功而及於難亦當自責
也非三世將之罪也李信為秦將有功信裔廣為漢將
有功廣孫陵復將而降匈奴陵以寡兵深入不測之地
此敗亡之道也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竇融為光
武將有功融猶子固復將有功融孫憲復將能空朔庭
而獲罪自殺憲恃國戚有軍功而陵肆不軌自取禍亡

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陸遜為吳將有功遜子抗復將有功遜孫機復將佐成都王穎以討亂鹿苑之敗機遂遇害機力小而任重難以成功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凡此皆將三世而敗者迹其所由皆失持守之道而至於敗固不可歸諸天也若夫鄧禹為光武將有功禹子鴻為和帝將有功禹孫騭為安帝將有功三世不敗也耿況為光武將有功況子弇復將有功況孫秉復為顯宗將有功而況孫夔恭俱為名將三世不敗

也周訪為晉元帝將有功訪子撫復將有功撫子楚復
將平禍亂三世不敗也薛仁貴為唐高宗將有功仁貴
子訥復將有功訥孫平復將討蔡疏封三世不敗也康
日知為德宗將有功日知子志睦復將有功日知孫承
訓復為宣宗名將三世不敗者又如此則非三世必敗
矣君子當勉人以持守之道而以三世將為必敗非立
教之方也夫殺伐所以止亂也故商湯殺伐多而興商
三十世周武殺伐多而興周三十七世漢高帝殺伐多

而漢興四百年晉宣帝殺伐多而晉興一百五十年唐高祖殺伐多而唐興三百年使其以殺伐為戒則桀紂秦隋之亂何以彌之哉趙客之說王離率爾之辭也後世不可援以為信

新唐書釋音

南北朝有復姓庫狄者周有少師庫狄峙北齊有宜都郡王庫狄伏連古亦有獨姓庫者後漢有輔義侯庫鈞古又有姓庫者音赦廣韻曰庫始夜切姓也台括有之

今案唐史甄權傳有魯州刺史庫狄歛是複姓庫狄也
唐書釋音乃音庫為赦然則字與音兩失之矣唐書釋
音饒州老儒董衡所進頗為詳悉然園字當作戶關切
乃作胡官切綰字當作烏板切乃作烏管切華字當作
蒲兵切乃作蒲萌切復字當作符逼切乃作蒲北切卅
字音慣而乃音貫菽字音翹而乃音蕭劉文靜傳曰奮
襪大呼徒衣所謂袂也而衡注曰木相摩蓋廣韻曰襪
木枝相摩也衡誤以襪為襪矣蕭復傳曰今跣于危跣

音鹽臨危之義也衡誤音貼為都念切又注曰下也如此類甚多蓋討論之失也

言行

聖賢言行要當顧踐無使自相矛盾唐太宗修晉書自製晉武帝論謂惠帝可廢終使傾覆洪基然太宗不自知高宗之不君其傾覆尤甚於惠帝也太宗謂劉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然太宗不能除女武之禍其擾亂尤甚於元海也太宗對蕭瑀謂隋文帝事皆自

決不任羣臣然自咤曰朕作天子常兼將相之事則與
前言異矣太宗對鄧素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然自將以征高麗卒不成功則與前言異矣白樂天代
宰相請上尊號表至外國求婚則以稟命為天子神武
樂天作策林欲官吏清廉然又謂凍餒切於身雖巢由
不能固其節何其言之不類耶杜子美投贈哥舒開府
翰詩曰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
隅空又作潼關吏詩曰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

防關將慎勿學哥舒此所謂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者耶
雖然人各有趣苟不悖於道則勿傷於言行邳惲拜將
兵長史授以軍政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而班
超投筆以嘆曰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杜
預為荊州刻二碑一沉水中一立峴山欲示無窮而楊
賜乃曰書名史氏足矣若碑者徒遺後人作矻石耳謝
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而樂廣乃曰名教內
自有樂地王恭曰仕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而張

翰乃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鮑行卿曰作
舍人不免貧而王秀之乃恐富求歸凡此其志若甚相
反然不悖於道則於言行無傷焉若夫援伊尹放太甲
之例而霍光因以廢昌邑終使霍氏不能善其宗援周
公居攝之例而王莽因以篡漢終使王氏覆其宗援周
公殺管叔之例而唐太宗因以殺建成元吉終久不能
全父子兄弟之譏凡此皆悖道而遂施者也可不慎哉

封禪書

史記封禪書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
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神農封泰
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觀國案三皇謂太昊伏
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黃帝有熊氏也然則炎帝乃神
農氏也而封禪書乃分為二人則誤矣漢高祖名邦司
馬遷作史記為諱之悉代以國字然封禪書曰五嶽皆
天子之邦漢文帝名亘改亘山為常山故封禪書曰以
常山為郡然又曰至琅邪過亘山呂后名雉改雉為野

雞故封禪書曰野雞夜鳴然又曰縱遠方奇蜚禽及白
雉凡此用字不一如此何耶太史公封禪書贊曰余從
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大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
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觀國案封禪具載
祠祭事太史公當取其與禮合者而叙武帝方士之言
謬悠無根至於壽宮神與人言鬪棋觸擊之類皆世俗
巫覡小數虛怪不足以示後世

引證

周禮王府曰王齊則共食玉王荊公新義曰北齊李預嘗得食法觀國案李預乃後魏孝文帝時人其祖宗與其子孫世為魏人見於後魏書無在北齊者非北齊人也新義誤也鄭氏注周禮曰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王齊當食玉屑前漢郊祀志曰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顏師古注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張衡西京賦曰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

清露屑瓊藥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言食玉屑可以延
生也故李預羨古人餐玉法采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
壞而無穢氣然則周禮王府王齊共食玉則古之人君
未有不食玉者至後世其法稍不傳且後世文物愈備
而食玉一事不能追古人何耶王荊公字說詮字解云
國語曰毛以告金今案國語無此惟禮記曰毛者告金
之物也年字解云年者爾雅曰年進也今案爾雅無此
文惟玉篇曰年進也毛字解云爾雅曰毛擇也今案爾

雅無此文惟鄭氏詩注曰芼擇也仔字解云爾雅曰仔肩任也今案爾雅無此文惟鄭氏詩注曰仔肩任也夫引證之誤小疵也然作成書者固不當誤

馬周杜甫傳

唐書馬周傳曰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又杜甫傳曰甫嘗從李白高適過汴州酒樓酣登吹臺慷慨懷古觀國竊謂逆旅獨酌登高懷古乃人之常情若因可書之事而附見於史可也今

此二傳不因可書之事而特書此者所未諭也馬周窮
未遇時遂旅獨酌不知何人記此一事設當時有見周
獨酌而記之者又何足記也杜甫與李白高適登吹臺
懷古宜有吟咏而集所不載蓋兩傳所書皆不足書也
或謂自遷固而下作史者稍放春秋以一字示褒貶有
志乎懲惡而勸善其然乎其不然乎

六出

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五年正月朔華雪降散為六出

上悅以為瑞觀國案雪六出古猶今也宋孝武大明五年正月朔雪六出孝武必以是日受元吉之賀因雪六出乃自喜以為瑞道諛之臣飾此說以記之後之修史者不擇遂著於紀爾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華五出雪花獨六出今究觀草木華亦有六出者但不若五出者多爾如梔子花萱草花百合花皆六出也

琥珀

張茂先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千

年化為琥珀劉義慶世說曰桃瀋入地化為琥珀廣雅
曰楓脂生地中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初
時如桃膠凝乃成元中記曰楓脂入地為琥珀酉陽雜
俎曰龍血入地為琥珀又曰寧州沙中有細腰蜂岸崩
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為琥珀觀國案琥珀燒之有松氣
又其中有蜂蠅狀不壞當是松脂濕時蜂蠅所粘凝結
入地歲久而成琥珀也茯苓亦是松根氣結成如贅疣
狀其抱根者謂之茯神初生則小歲久則大蓋琥珀茯

苓自是兩物非茯苓變為琥珀也二物各有大小非必
十年而後化也張茂先論物理多險怪如此其餘諸家
論琥珀所生皆非也琥珀又為虎魄字蓋假借用之唐
高祖之祖名虎唐人諱虎字故唐人文字皆改虎為武
而諱虎珀為武魄也魄又音他各切史記酈食其落魄
無依食業是也又音蒲莫切相如封禪書曰旁魄四塞
雲布霧散是也前漢律歷志曰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
辰旁死霸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又曰死霸朔也生

霸望也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又曰甲子哉生霸孟康
注曰魄月質也顏師古注曰霸古魄字觀國案許慎說
文魄與霸通班固好用古文字故每變其體

扇枕

後漢黃香傳不載扇枕事陶淵明作孝士傳贊曰黃香
九歲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養暑月則扇牀枕李瀚蒙
求曰黃香扇枕注蒙求者引東觀漢記曰黃香事母至
孝暑月扇枕在淵明傳則云事父在東觀漢記則云事

母世患無所質正觀國案後漢書黃香傳年九歲失母
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
聞而召之辟門下孝子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
心奉養遂博學經典蓋本傳先云九歲失母後云年十
二太守召為門下孝子家貧盡心奉養則香猶有父在
而盡心奉養也然則香為父扇枕可知矣香本傳字文
彊而東觀漢記字文孺嘗觀諸史所引東觀漢記其言
亦有無倫義而不可取信者蓋當時所記多出於風傳

如西京雜記李肇國史補之類未必皆可信而後之修史者往往多取而編入史中不能不招瑕也

佛教

後漢西域傳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國其人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又曰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漢光武

子楚王英傳曰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圖齋戒祭祀
章懷太子注引袁宏漢記曰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
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
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
廣韻佛字注引牟子曰漢明帝夢神人身有日光飛在
殿前以問羣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觀國竊
謂人君之於天下苟有可以誘民為善者無不舉而行
之漢明帝夢金人而遣使天竺以問佛道必聞其國以

好生惡殺省欲去奢為事冀以此可以誘民為善之一
端也而溺信者乃至於太過梁武帝溺信太過故登殿
受佛戒宗廟薦蔬果數幸佛寺講經捨身設齋贖身此
豈人主所當為者耶武帝冀以此銷罪惡獲福利及侯
景之叛乃憂憤不能支梧則溺信無益之明驗也天下
之事太過則反傷理之必致也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
七年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至文成帝興安元年始
復佛法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

俗至靜帝大象二年始復佛道二教唐武宗會昌三年
大毀佛寺令僧尼為民至宣宗大中元年始復佛寺蓋
太過反傷之理也南北朝崇信佛法而士人亦多有溺
信者南史宋武帝大舉北侵以王元謨為寧朔將軍及
魏救至元謨夜遁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元
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元謨誦之得
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北史元魏時盧
景裕兵既敗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當時又有

負罪當死者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夢誦千遍臨刑刀
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高王觀世音經後世奉
佛法者得以此藉口曰昔人誦某經而免枷鎖自脫誦
某經而臨刑刀折往往溺信流遁而不反所謂觀世音
經者今具有之苟使當刑人誦之欲以免死是刻舟而
求劍知其決不可也譬如李廣見石以為伏虎而射之
沒矢若效李廣而射石則殆矣南朝梁遣王固聘魏宴
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

一鱗不獲此乃咒詛小數今世巫覡皆能之就使佛法中亦有此咒固不足怪也唐高祖時傅奕上疏極詆浮圖法高祖下奕議於有司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於事親終於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繼體悖所親瑀非空桑所出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為此入設矣唐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言五帝三王皆壽百餘歲此時佛法未至中國漢明帝時

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帝捨身施佛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史觀國竊謂蕭瑀云地獄正為人設此閻閻猥語非大臣所當言韓愈言太剴切乃未信之諫也耶范煜西域論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好仁惡殺蠲敬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

法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觀國竊謂苟可以誘民為善而無溺信太過又何傷乎范曄之論頗通

攝提

前漢天文志曰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傍各有三星鼎足向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觀國案天文志所言攝提乃攝提星也史記歷書曰孟陬殄

減攝提無紀裴駟注曰攝提星乃隨斗杓所指建十二
月前漢律歷志曰孟陬殄減攝提失方孟康注曰攝提
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當指辰而乃指巳
是謂失方凡此言攝提皆謂攝提星也爾雅曰正月為
陬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蓋陬者月名也攝提格者歲名
也攝提格但主太歲居寅一位而已若攝提星則隨斗
杓所指徧歷十二辰以正歲時焉苟攝提無紀則潤餘
乖錯而歷數差矣屈平離騷曰攝提正於孟陬兮惟庚

寅吾以降五臣注文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庚寅日辰
也言我攝提歲正月庚寅日下母之體觀國案離騷云
攝提正於孟陬者蓋言攝提星順乎斗杓而不失正朔
之紀也孟陬者正朔之紀始於此也言正於孟陬者不
失正朔之紀也庚寅者屈平所生之歲也故曰攝提正
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言斗杓順序正朔不乖而我
之生也陰陽和平初無謬戾故曰皇考錫我以嘉名而
字我以靈均我之美善如此而不為人所知此作騷之

意也五臣以攝提為太歲則非也夫事有疑似如此類者不可不審

憊憊

前漢薛宣傳曰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憊也晉灼曰憊音誣蘇林曰憊同也兼也顏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廣韻曰憊音武夫切空也觀國案薛宣傳直用憊字以當誣字耳憊有空之義可以借與誣字通用後漢崔琦作外戚箴曰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

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憊章懷太子注曰憊大也音呼觀國案字書憊音呼大也憊從巾故有大之義若憊字從心則非大也所謂德用不憊亦當音誣為是憊又音武字書曰憊失意也若孟子云夷子憊然為間曰命之矣是也若夫憊字則異於是桑扈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鄭氏箋曰飲酒者柔順中和不憊教也陸德明音義曰憊火吳反禮記投壺篇曰毋憊毋教鄭氏箋曰憊教慢也凡此言憊與憊字

音既不同義亦相遠前漢五行志曰古之為享食也以
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微匪
傲萬福來求顏師古曰不微幸不傲慢也觀國案毛詩
言彼交匪敖而漢書乃曰匪微匪傲蓋班固所引者別
本詩非毛公詩故其用字有不同也

溢鎡

史記平準書曰漢興接秦之弊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
百金臣瓚曰秦以一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前漢

食貨志曰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
康注曰二十兩曰溢顏師古注曰改周一斤之制以溢
為金之名數也又食貨志曰漢興黃金一斤顏師古注
曰改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觀國以史記漢志之言觀之
蓋謂周以斤名金秦以溢名金而漢復周之制以斤名
金也二十兩為溢十六兩為斤秦以溢名金則一溢為
二十兩漢以斤名金則一斤為十六兩矣廣韻曰溢音
逸器滿也鎰亦音逸引國語曰二十四兩為鎰蓋溢者

洋溢滿盛也鎡者名數也名金當用鎡字而史記漢書用溢字者假借用之耳陳臻問於孟子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鎡而受於薛餽五十鎡而受國語孟子用鎡字乃其本也禮記喪禮大記篇曰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鄭氏注曰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禮記漢人所集亦用溢字與史記漢書同也國語以二十四兩為鎡而史漢諸家注訓皆以二十兩為鎡豈非周秦之制不同

歟前漢張良傳曰漢元年沛公為漢王賜良金百溢亦以溢為名者當是時漢未改秦制故也而國語孟子亦以鎰名金以此知周亦以鎰名金不特秦而已漢高祖三年與陳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史記趙世家曰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驪以五百金為趙王酒史記貨殖傳曰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又曰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漢以一斤為一金若五百金則五百斤金也千金則千斤金也漢灌夫傳言萬金良藥者其價

值黃金萬斤也此其例也

精舍

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精舍觀國案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之舍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淑少明五經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敷舉辟不就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肱道遇寇兄弟爭死盜感悔乃就精廬求見章懷太子注曰

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則精舍本為儒士設至晉孝
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伯
兮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氏訓曰諼草令人忘憂
諼本為萱故古今皆謂萱草忘憂也然春秋昭公二十
年左氏傳曰惟食忘憂晉書祖約傳曰弈棋忘憂又顧
榮傳曰酒可以忘憂則忘憂之物固多端不特萱草而
已也黃鳥哀三良乃秦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而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曰鄭有三良叔詹堵叔

師叔則言三良者不可不分秦鄭矣史記樗里子滑稽
多智秦人號曰智囊而漢鼂錯以辨為太子家令號智
囊則智囊有秦漢之別也後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
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而南史袁昂傳曰入其門者
號登龍門晉謝安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而樂
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後漢
逸民戴良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樂母而晉孫楚好驢
鳴晉羊曼為太山守時號黯伯而唐常袞為宰相世謂

之黯伯凡此皆名同而實異者也援引之際當有以別之

肺附

前漢劉向傳上封事曰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顏師古注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又田蚡傳曰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為相又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肺附又

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顏師古注同前又師丹傳曰哀
帝少在國邑見外家王氏僭盛常邑邑即位多欲有所
殺正封拜上傳奪王氏權丹上書曰肺附何患不富貴
不宜倉卒觀國案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曰孝惠孝景
諸侯子弟若肺附又前漢王莽傳曰臣莽伏自惟念得
託肺腑獲爵土蜀志劉備傳曰備肺腑枝葉宗子潘翰
以此觀之則劉向田蚡師丹傳所言肺附皆肺腑也史
家或假借作附字耳肺腑謂國戚也猶人之有肺腑連

繫相親也劉向乃楚元王交之後陽城侯德之子田蚡
乃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帝之舅氏師丹所論者戚里
丁氏之家王莽乃元后王家之子皆國戚也故皆言肺
腑在他人非國戚者不可言也

曹娥碑

後漢列女傳曰孝女曹娥會稽上虞人父溺死縣江不
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投江
而死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為立碑焉章

懷太子注引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弱冠有異才為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魏志注引語林曰楊修為魏主曹操主簿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詞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操不解問修曰卿知否修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修解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壘白受辛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志無

志校三十里觀國讀南史劉顯幼聰敏號神童齊武帝
時為尚書郎有沙門訟田帝大書曰卜下貝國諱陟
盈切有司
未辨遍問莫知顯曰卜貝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
之楊修亦以才能敏捷為操所知後操忌修而殺之書
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
其口出是能容之魏齊二主於此有愧焉

衍文

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而禮記緇衣篇引書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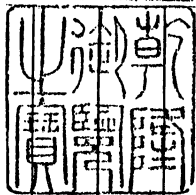
夏曰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曰字衍文也太甲曰往省拈于度而緇衣引太甲曰往省拈于厥度厥字衍文也太甲曰自作孽不可逭而緇衣引太甲曰自作孽不可以逭以字衍文也呂刑曰播刑之迪而緇衣引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字衍文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弗克見而緇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己字衍文也伐柯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而禮記坊記篇引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

不得之字衍文也易无妄卦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坊記
引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字衍文也論語曰貧而樂
富而好禮而坊記曰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好字衍
文也呂刑曰欽忌罔有擇言在身而禮記表記篇引甫
刑曰欽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字衍文也秦誓曰以保
我子孫而禮記大學篇引秦誓曰以能保我子孫能字
衍文也易大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

矣而禮記樂記篇曰天尊地卑君臣位矣卑高以陳貴
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
命不同矣每異其下句者行文也堯典二十有八載帝
乃殂落而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放
勳字衍文也大禹謨曰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而孟子
書曰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瞍字衍文也伊訓曰造攻
自鳴條而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天誅字衍
文也康誥曰暨不畏死罔弗憝而孟子引康誥曰閔不

畏死凡民罔不讞凡民字衍文也泰誓曰有罪無罪予
曷敢有越厥志而孟子引書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
曷敢有越厥志惟我在字衍文也論語曰惡紫之奪朱
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而孟子引
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
恐其亂朱也亂字恐字衍文也盤庚曰若火之燎于原
不可嚮邇而春秋莊公十四年左氏傳引商書曰惡之
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惡之易也衍文也采菽

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春秋襄公十一年左氏傳
曰詩云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字衍文也仲虺之誥
曰取亂侮亡而春秋襄公十四年左氏傳引仲虺曰亡
者侮之亂者取之乃衍文也



學林卷七